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七

詼諧上

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辨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 晏子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

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
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
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
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
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使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
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
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
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耶

盜毆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丨少子曰丨盜出行其
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
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杞人憂天地 丨列子丨國有丨丨丨丨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竊鈇 列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 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柰何對曰取金之時｜｜｜｜｜｜

散人惡知散木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毁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又||||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之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莊子今取｜｜｜｜｜｜｜｜｜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内莊子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其｜毅養其外而｜｜其｜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為彘謀莊子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犧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鼷者何也**載鼷以車馬樂鷃以鐘鼓**莊子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暖姝濡需卷婁**莊子有｜｜者有｜｜者有｜｜者所謂暖姝者崇一先生之言則瑗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豕蝨**見上**蟻慕羊肉**見上**羶行**見上**大儒臚傳**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呂鉅 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再命而于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車上儛 見上

名諸父 見上

死藥 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于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三虱相訟 韓非子｜｜｜與｜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飲鼈 韓非子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而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浴

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丨以丨

掩耳毀鐘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狴犴使人多禮揚子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丨丨丨丨丨乎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搏之不得揚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

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是｜吾｜｜｜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求繫既繫求援既援 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吾請乎叔向曰｜｜｜｜矣｜｜｜｜矣求而得之又

以規為瑱 國語王曰子復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何請焉

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也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

矣田子辭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也

名母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其｜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沐猴而冠史記項羽紀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丨丨丨丨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視舌在不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丨吾丨尚丨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史記范雎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戸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戸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髠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髠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髠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齎以薑棗薦以木蘭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丨丨丨何益丨丨丨丨丨丨也丨丨丨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史記滑稽傳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上履下似人足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丨丨也其履丨處乃丨丨丨者乎

河伯留客久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

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取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之｜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聲謷謷

尻益高　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捕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丨丨丨丨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元尚白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丨丨丨丨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爰清靜作符命 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丨丨丨丨丨丨注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丨丨丨也

狗曲 漢書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也式恥之陽醉遏墜

蝗豈鳳凰食 漢書酷吏傳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耶

陳驚座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云

天帝除書 漢書王莽傳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乎

巨毋霸 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邊庭自謂||||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濱軺車不能載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盗而霸

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遺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賊帝笑曰且｜｜｜｜｜｜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遨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

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 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四方高||城中好||四方且||城中好||四方全||斯言如感有切事實

我獨詐善 後漢書張湛傳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不亦可乎

此縑出自機杼 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

丹乃懐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丨丨丨丨丨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

遼東豕 後漢書朱浮傳往時丨丨有丨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懐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

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銅臭 後漢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盛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丨丨烈怒舉杖擊之

豈聞仲尼撻顏回

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丨丨丨丨有丨丨丨丨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注宏戴宏

寒蟬

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丨丨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揚休不亦萬分之一乎

呂令度之想當

然耳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後漢書葛龔傳注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事見笑林

買菜乎求益也後漢

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丨丨丨丨丨丨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韶傳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呂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上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丨丨丨丨丨丨

｜｜｜｜餘子碌碌不足數也遧可作尉魏志武帝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王時｜｜｜｜耳王大笑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宂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見上召優說肥瘦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吳質別傳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使｜｜｜真貧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中聖人魏志徐邈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

耳竟坐得免刑乞兒乘小車魏志鄧艾傳注世語州泰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丨丨丨丨丨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如瓠壺蜀志張裔傳張府君丨丨丨外雖澤而內實麤君馬何駛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丨丨丨丨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潞涿君蜀志周羣傳初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横目苟身蟲入其腹 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 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一｜入長檢其面｜｜｜｜｜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軍旅在後酒食在先 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

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之事將軍｜｜｜之事將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試使輔吳復求鸚父　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君非折簡之客　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故耳

喚大鸞　晉書梁孝王肜傳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喚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卿輩意亦復易敗**晉書王戎傳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耳**目光乃在牛背上**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矣

蝨處褌中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之｜｜｜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其人笑而止**猶不廢我嘯歌**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鑿齒曰｜｜｜｜｜｜｜｜

書簏　晉書劉柳傳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矣時人重其言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假有神錐必有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

||雅無以對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元規塵汚人 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起舉扇自蔽徐曰||||||按亮庾亮元規亮字

相與有瓜葛 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那得為爾耶按悅王導子

蘇武節似不如是 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導有慚色

入幕之賓 晉書郗超傳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

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矣按温桓温刻畫

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也｜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晉書周顗傳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見上

莫近禁臠 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表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

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滓穢太清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丨丨丨丨邪

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此時羲之在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二人竝有愧色

馬曹晉書王徽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丨丨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豈得獨擅一車見上

未若諸庾翼翼

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丨丨丨丨丨丨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按放盛子安國盛字

韓盧後 晉書張天錫傳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丨丨丨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短尾為刁 見上

太儒 晉書范宣傳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丨丨

此太逼人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

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纏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丨丨丨丨因罷

了語危語見上

何至作老婢聲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丨丨丨丨丨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丨丨丨丨便是丨丨丨丨死

充隱晉書桓玄傳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丨丨

厭卿老拳飽孤毒手晉書石勒載紀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卿亦｜｜｜｜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卿目晼晼正耐溺中 晉書石季龍載記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

拜賊而卿國士 晉書慕容暐載記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何所怪也按真皇甫真

人面狗心狗面人心 晉書符朗載記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而｜｜

丨丨而丨丨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斅孫皓歌 宋書劉穆之傳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丨丨丨丨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㧞邕穆之孫

作謝宣明面 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丨丨丨丨丨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 宋書王氏傳素性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之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馬詰之曰君丨丨丨丨丨丨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遂默然

不審公城子野何在 見上

那得此副急淚 宋書劉懷

慎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

太初之時誰黃其閤 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

世載雄狐 宋書王淮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

格佞 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寛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丨丨

妳母 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丨丨承天云卿見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鳳凰將九子 見上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染鬢髮媚側室 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丨丨丨欲以丨丨丨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

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按長瑜何長瑜

軍人慣噉麤食　宋書宗慤傳孝建中累還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飰謂客曰宗丨丨丨丨丨丨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伸卿眉頭　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荅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丨丨丨丨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老慳老傖　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丨丨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

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勲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竝北人而元謨獨受｜｜之日凡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稱為四方書疏亦如之

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顧青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也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

宋書沈慶之傳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慇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鏁刀

慶之遣道懋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草翁風必舅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丨丨丨丨偃少以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丨令作偃刻本之譌又景文名彧彧郁同音也

華林閤勲 齊書張敬兒傳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黄閤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

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丨丨丨丨也敬則甚恨

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説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百里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且我不欲負孝武

王

儉三公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孔逷何憲為｜｜｜司驢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壊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落水三公墮車僕射見上羞面見人扇鄣何益齊書劉祥傳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如汝人才皆已令僕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

書廚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也

都自非是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

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其為異如此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

還東掘顧榮冢齊書丘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齊書丘靈鞠傳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靈鞠曰｜｜｜｜｜｜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入齊顧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不頼舅氏遑邺王儉謂人曰邺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外家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以卿為騎兵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恭偉子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梁書夏侯亶傳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竝無被

服姿容每有容常隅簾奏之｜｜｜｜｜｜｜也
何敬容殘客
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容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
衆造寺
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馬
門外不見卿馬跡
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
為屐謎
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常有求不稱意乃｜｜｜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數步持此得勝入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是也
文字不辯豈得非愚
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

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容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使卿復知寒暑陳書徐陵傳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丨丨丨丨丨收大慚

何至與駑馬爭路南史劉式之傳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麾自造青雲丨丨丨丨丨丨按瑀式之子

帶二江之雙流南史謝朓傳朓

常輕祏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按祏江祏也

生天在前成佛在後 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當｜靈運｜｜｜必｜靈運｜顗深恨此言

遥遥華胄 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

大德所以不德 南史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絶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

非君家阿答曰｜｜｜｜｜｜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公南史顔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丨丨丨丨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南史江禄傳禄先為武寧郡頗有貲産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唯覺逢人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丨丨丨丨丨耳

到溉尚有餘臭南史到溉傳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何無忌諱南史殷淳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丨丨丨丨

始知隔千里

兮共明月南史謝莊傳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没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元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其捷速如此按王元謨垣護之率師北伐敗于磝碻故云

老狗復還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放無處去已｜｜尚之失色

君長東隅應嗜此族南史王融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

居態丨丨如鷄比鳳南史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丨丨丨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丨丨之丨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何以興蔡氏之宗見上

湯定不可澆雪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丨丨丨丨丨懋面洞赤惟大恥愧按懋瑩父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南史王瑩傳旣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若為攸南史王亮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麄

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囋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丨丨丨字當作無骰尊傍犬為犬傍無骰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囋之撫掌大笑而去接亮父名攸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穢里闕里南史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剌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丨丨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丨丨繪黙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辨速

亦復奇癲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丨丨丨丨

可謂連璧南史王敬則傳

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老子與韓非同傳 見上

雖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

旱母 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焉

當以人肝代米 南史傅琰傳于時丹陽縣令沈巑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巑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巑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臣得更鳴必令清謦日至讚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丨丨丨丨丨不然清名不立

一代鼎臣不可覆餗 南史丘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丨丨丨丨丨丨復為丨丨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 南史卞彬傳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丨丨丨丨腹丨丨丨丨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

爽高
爽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八

詼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　魏書宗室萇傳

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别賜萇酒雖拜飲而顔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餓虎將軍飢鷹侍中　魏書宗室暉傳　再遷侍中領右

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市曹見上

去食就信實有所闕魏書宗室欽傳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

驢號魏書宗室暉傳暉弟坦傲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并州敵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敵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

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敵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共｜｜也宜得大將軍為敵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敵人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敵冦

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魏書胡叟傳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桃弓僕射黄𦤖少師魏書郭祚傳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黄𦤖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

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傳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

眼曰在南闕君之名以為丨丨丨丨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黑宇 魏書宇文忠之傳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丨丨

牛象鬬於江南 魏書邢昕傳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丨丨丨丨丨丨

世事同知文學外 見上

大夏初成鷰雀相賀 北齊書盧文偉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丨丨丨丨應聲答曰且得丨丨丨丨按詢祖文偉子

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北齊書盧文偉傳子詢祖邢邵曾戲曰卿

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祉初聞此言實懷恐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邵甚重其敏贍

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北齊書孫搴傳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坐者皆笑

共車千秋分一字北齊書李繪傳與梁人沈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丨丨丨丨丨丨丨耳一坐大笑

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北齊書王晞傳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豈直在魚鳥而已

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諧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邱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見上用人似貧士市瓜北齊書楊愔傳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漫漢果自不

虛見上盧郎王潤所以從王見上驚蛺蝶北齊書魏收傳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愚魏衰收顏巖腥瘦北齊書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收答曰｜｜｜｜｜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

白擲劇飲甚得師風北齊書元文遙傳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

娘子 北齊書祖珽傳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于是喧然傳之

應急像 北齊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須誓便用

學步邯鄲 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馬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

何為謗經 周書蕭詧傳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詧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

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如周蹴踖自陳不謗讐又謂之如初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餘

蘇夔無父隋書蘇夔傳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按威夔父

二柳俱推孤楊獨聳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坐皆歡笑機竟無言

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隋書柳昂傳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

惟堪啗飯隋書賀若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者｜｜｜｜耳

日之夕矣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持

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為麥豆不殊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耶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自是益見親

戴帽餳隋書梁彥光傳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

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似鴨**隋書元善傳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荷葉河水眷顧新故隋書何妥傳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之荷為是｜｜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之顧是｜｜之故衆咸異之

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北史魏臨淮王譚傳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達入室見即驚喜曰吾｜｜｜甚無禮｜｜｜｜｜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

何勞旦旦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按孚臨淮王孫北史孫搴傳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

大鵬始欲舉鷰雀何啾唧北史

王晧傳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

似疥駱駝

北史劉晝傳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數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丨丨丨丨伏而無娬媚

四大

北史熊安生傳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展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丨丨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也洛姫婦人也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舊唐書閻立本傳及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

石豈能反 舊唐書李昭德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盡｜耶左右皆笑

蘇模稜 舊唐書蘇味道傳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

發明但脂韋其間茍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悞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

隨駕隱士 舊唐書盧藏用傳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 舊唐書張垍傳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也

伴食宰相 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

臘月瑞雷 舊唐書王求禮傳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雷亦｜｜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火迫酇侯 舊唐書姚令言傳朱泚既

僭號令言與源休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泰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

囁嚅翁 舊唐書竇羣傳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

霖何甚 舊唐書豆盧瑑傳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耶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惬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

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傳孝忠兩眼看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天姜師度一心穿地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傳之以為口實

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舊唐書王宏義傳宏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悋之宏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四其御史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悦故拜焉時人號為丨丨丨丨

油衣以瓦為之必不漏舊唐

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

曲如鉤例封侯 唐書崔善傳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

胡頭應祝 唐書楊元琰傳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以多鬚似胡云

終南捷徑 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耳藏用慙

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

適從何處來 唐書武儒衡傳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

扇曰｜｜｜｜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

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切當率類此

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

五代史唐臣傳韋說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而｜｜｜｜｜｜｜也重誨笑而止

幷禁月明

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茂貞笑而不怒

三不開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

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佛倿公耶公倿佛耶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誚之曰倿清泰不徹乃來倿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允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倿佛是｜｜｜｜｜｜｜｜允孫答曰豈知非佛倿我也時人傳以為笑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卒後其家婢有為允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允孫又然時人嘲之曰｜｜｜｜｜｜｜｜云

遺下兎園冊

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爾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

世修降表李家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

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豈乏賢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邪王當代宋史王景傳子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為｜｜｜瞎膀宋史陳思讓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膀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云按若拙思讓孫牛及鐵冠安在宋史雷德驤傳曾孫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押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無口匏宋史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以手

搏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丨丨丨丨丨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謏將順當時目為丨丨丨丨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熱熱顏回 宋史陳繹傳繹為政務推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丨丨丨丨

佞史謗書 宋史陸佃傳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丨丨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丨丨予

滿朝歡 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寬厚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丨丨丨云

近貴為瞶攀龍作聾 宋史聶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丨丨丨全丨丨

｜｜即｜｜雖然三个耳其柰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益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許**有三耳畜二心**見上

執梃為降王長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銀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諸國｜｜｜｜太宗大笑賞賚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

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孰敢不懼行逢不悅

雙陸休癡遼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和你都輸

去也帝始悟不復戲

空車走峻坂著靴行曠野射鵠

遼史逆臣傳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頗德如｜｜｜｜｜｜帝大笑

鳳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

金史元妃李氏傳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若鸞上飛則風雨順時鸞下飛則五穀豐登鸞外飛則四國來朝鸞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朱雲攀檻秉

文摯人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 桓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葷茹膢臘而後見肉審｜｜｜｜｜｜｜｜｜｜｜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貪於春夏廉於秋冬 王充論衡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

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曽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雖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

長如英英壽如朝生王充論衡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色如嫫母｜｜｜｜｜乎

作閨態黃憲天祿閣外史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也吾知其弱矣

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應邵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也

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張華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乃赦之｜｜｜｜

東方牧犢兒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秦人笑之曰吾得牧犢當得蜀也

墮其雲霧中 劉義慶世說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鬼董狐 劉義慶世說干寶向劉真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之｜｜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

處為遠志出為

小草 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為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則｜｜｜｜則｜｜｜謝甚有媿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羊公鶴 劉義慶世說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生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閡 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

西戎其屋 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

如從屋漏中來 劉義

慶世說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恒曰天甚晴朗祖參軍｜｜｜｜稱樂大早絕

鼎系酈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憙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漏

巵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按肅王肅也博士買驢書券

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鄴下諺云｜｜｜｜｜｜｜｜｜｜｜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令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颺其

母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

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劉餗隋唐嘉話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

不聽曰卿自難識若遇||||||||||著|||||爲賢等報讎劉餗隋唐嘉話許高陽敬

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昂子彦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何爲反怒彦伯慙而止

扶風馬隴西牛張鷟朝野僉載隋牛宏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宏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

鳩集鳳池唐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内史時人號爲||||||||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乗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

驅驢宰相劉肅大唐新語驅驢宰相

上見裴郎中來元齡不死裴元本好諧謔爲戸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

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候元齡元齡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醜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勣狀貌醜也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卷耳后妃之德高懌羣居解頤韋慶本女

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也

藝眉有驗然後藝鬚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博陵崔諶選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

大王世充小竇建德

趙璘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應聲答曰總是｜｜｜｜李尚書選牲嚴殺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餞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産業從賣何至賣
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
書此猶在否其人漸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
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
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尚書大屯**上見**待**
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
閱鴛鴦社馮贄雲仙雜記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三**
帳甚麗以待其事人謂之｜｜｜｜｜
鹿郡公馮贄雲仙雜記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頑石**
袁生已封｜｜｜｜葢議其大麤踈也
處上巨鼇戴之王定保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
肇送啓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
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愁殺昌圖**
之語肇曰｜｜｜｜｜｜｜豈非首冠耶
王定保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
並乘驢鄭先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

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丨丨鄭丨丨

莫倚柂 王定保摭言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丨丨丨

問頭 王定保摭言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丨丨丨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目連經 見上

眼中安障 王定保摭言方干脣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丨丨丨丨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脣開袴

口脣開袴 見上

渠方宗會 玉泉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

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丨丨丨矣以其槖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為口實丨丨丨

雀省 玉泉子

馮羙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鵞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丨丨

禿角犀 孫光憲北夢鎖言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闕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丨丨丨凡莅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

老鼠燒尾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翃嫁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詵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遺火幾爇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日丨丨丨亦有丨丨丨之事用以譏之 近

壯水牛不勝載 孫光

憲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亦恐｜｜其｜時人聞而笑之

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孫光憲北夢瑣言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也

上得不得懸之又懸孫光憲北夢鎖言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且怪｜｜｜｜

雨怕抽稅不敢入城鄭文寶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異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

借大鵬鄭文寶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

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絶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丨丨丨

說法馬留

李昌齡樂善錄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説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丨丨丨丨時邵箎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髯社人目為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轄為七字對曰説法馬留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虀粉矣蓋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

洩氣師子

見上

生張八熟魏三彭乘墨客揮犀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彭乘墨客揮犀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荊公亦為之解頤

苑中獅子員外郎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吾曹｜｜｜｜耳安可並邪

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

何彭乘墨客揮犀王荊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

龜鶴夫妻　江休復隣幾雜志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潤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

王琪望月吽三聲　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獼二人以此日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一坐為之大笑

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歐陽修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

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率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也

舉人蓄人駱駝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

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沈括

夢溪筆談士人應敎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混元皇帝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

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其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還魂秀才 方勻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前發解官皆謫外郡

篤禄學士作作學士 方勻泊宅編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絲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會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禄香得之時號｜｜｜｜｜運判蔣彝應副朱沖葬事得之號｜｜｜｜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黄

烏蕭得之號賊學士

鳴鼓兒暗箭子 邵博聞見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丨丨丨老夫難為丨丨丨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崖州為大 王偁東都事畧丁謂性儉巧而善談笑在崖州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丨丨丨丨丨丨也聞者絕倒

能言鴨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丨丨丨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吾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詰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後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以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昌家非類雄名艾氣 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丨丨又疑丨丨不見丨丨唯聞丨丨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

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𠮟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放應聲荅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 上見

宋羅江 魏泰東軒筆錄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

斤車御史 見上

雎甲辰小戊子 魏泰東軒筆錄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也程文惠公與龎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龎尚為小官嘗戲龎曰君乃||||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卻為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治淋唯用一味樞密副使 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若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疾｜｜｜｜｜｜｜｜仍須常服始得不發

杜園賈誼

魏泰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魏泰東軒筆錄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駠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

邊和尚

馬令南唐書邊鎬傳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尅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

號邊羅漢及翹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旣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佢

得人間烟火氣多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勲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勲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銷寶鴨香圞座大笑

掉書袋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因自謂彭書袋按利用彭利用

孫山外范公稱過庭錄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

愷悌君子澗上丈母 范公稱過庭錄潁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唿者目曰｜｜｜｜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為｜｜｜｜

禪鑽 徐度却掃編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云

少室山人 徐度却掃編趙畯字德進宋城人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乎

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

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趙德麟侯鯖錄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顏介甫曰｜｜｜｜｜｜｜｜

吾從衆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坡云｜｜｜｜

枝頭乾

葉夢得石林燕語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乎聞者

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輙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三拗

葉夢得石林燕語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収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賫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韡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説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

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周輝清波雜志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為尋魂見鬼

周輝清波雜志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為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戸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親舊傳以為笑

帶汁諸葛亮

岳珂桯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實客日盛相與慫慂真以為臥龍復出遂逢

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偉旣潰於符離與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詼謔在坐謂人曰此｜｜｜｜｜也傳者莫不拊掌

得饒人處且饒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時傳以為笑

滕屠鄭沽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

郡事皆如律令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

守司馬九作倅想丨丨丨丨丨丨也聞者絕倒

視待制如夫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丨丨丨丨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泯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丨丨丨丨蓋為清議貶黜如此

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

王明清揮麈後錄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賓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遠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得巽二滕六力

王明清揮麈餘話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高郵敵誓於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邪聞者為之閧堂

鶴種梅種瓜皮李皮 陳隨隱漫錄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并｜｜定是｜｜｜搭｜｜

五體投地一德格天 程榮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之樓以對秦檜｜｜｜｜之閣

乂字詩賦 齊東野語張｜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節性齋長既又為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各一首嘲之其一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内空虚乏劉乂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絶倒

元髯閹 周密

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以其多鬚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為鬚閣謂形則鬚其所為則閣也

諸君更送只乙一上牢　文瑩續湘山野錄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illegible]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illegible]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illegible]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illegible]乙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可也客大笑而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丨丨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丨

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丨丨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衆彊淩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濾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寡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 見上

女重 淮南子古者人醇工龐商樸丨丨注女重貞正無邪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丨丨丨丨丨丨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丨丨丨丨婦人丨丨丨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

於男女之禮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丨丨丨丨丨丨矣微而昭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丨丨丨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女知莫如婦見上觀晉公子從者皆國相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

其骿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賢人也其｜｜｜誅｜｜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餽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

璧

亟索士憖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椎玉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

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
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暴得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
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
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
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
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
貴者今｜｜｜｜｜｜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
獄逮從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
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
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除肉刑謹事漢王毋以老妾持二心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漢王長者也｜｜｜｜故｜｜｜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括不可使將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遺王曰毋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終遺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望報乎

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不疑||||||||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王章小女 見上

萬石嚴嫗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見上

倢伃辭輦 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漢書外戚傳倢伃丨丨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詩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葢失之矣

直前當熊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丨丨丨丨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前馮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漢書敘傳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聆呱刻石 漢書敘傳妣丨丨而丨丨兮注應劭曰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訓以臨民之政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

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爕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祖血食將絶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爕謹從其誨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輙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焉

焉敢忘挽鹿車

後漢書鮑宣妻傳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隷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四行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有丨丨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曲從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爾而非猶宜順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丨丨矣

引刀趨機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丨丨丨丨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對雞不餐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丨丨丨丨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

以義相導

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丨丨丨丨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傜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端操有蹤幽閒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母預兒事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諸｜｜後移居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作厚褥大被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倚井 吳志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丨大丨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録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追罵成濟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 目

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截髮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丨丨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過所望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固守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丨丨

丨**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丨夫人之丨丨丨夫人之丨云

三不舉子 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丨丨丨丨

使交結勝已 晉書陶侃母湛

氏傳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丨丨丨丨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封鮓 見上

負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丨丨所授丨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
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
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
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就家立講堂見上隔絳紗幔

受業見上宣文君見上生子皆以孔爲名宋書顧琛傳琛母孔
氏時年百餘歲晉安
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
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
者甚衆｜｜｜｜｜焉

聰明有訓識齊書虞玩之傳憲盧
江人也以强學見知母鎮北長史
王敷之女｜｜｜｜按憲何憲

教書學齊書王融傳父道琰盧陵
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
女惇敏婦人也｜融｜｜

詣鄉里自賣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妻
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老病篤趙｜｜｜｜｜言辭
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

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相率採菱蓴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於西湖｜｜｜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

女師梁書太宗王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也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梁書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

智

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賔侍甚厚及世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母｜｜｜｜符柏谷之禮

女表 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

光益家道 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聦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

有婦德 魏書陸琇傳琇字伯琳馛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

高明婦人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妻崔賾女｜｜｜｜生一子元顯

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魏書崔巨倫傳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允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非

衣幍不見 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丨丨丨丨丨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教勸諸子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脩勿替先業

勤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

不以華飾為意 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丨丨丨丨丨丨撫兄子妝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

肅若嚴君 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丨丨丨丨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

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宏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

帥杜平之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之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懐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偪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

秉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册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

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

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為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

隋書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

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内則墮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上見

二客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

升堂乳姑

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堦下｜｜｜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

歲寒松柏 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然後知｜｜｜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青裙押佃 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卒無留意

晝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 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

搜虎

尾丨宋史童八娜傳虎銜其大母女手丨丨丨祈以身代虎為釋其犬母銜女以去

笑虞丘劉向新序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持節行義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

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丨丨丨丨不以私害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門外車跡何深也

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丨丨丨丨丨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引咎感姑

常璩華陽國志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

患無德義不患

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

作粟粥待 劉義慶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撿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撿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丨丨丨丨丨頃之允至

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 趙璘

因話錄元佐貴為相其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掩錢

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塌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禄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覩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

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窗雜記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姨曰相國自貴耳丨丨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僕射仲賢鎮鄜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俾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

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隷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至今章氏以家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財十萬緡免下户之輸 何蘧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户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以｜｜｜｜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而

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錄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

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刺笄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

有丨丨之證與反斗之號

不避葅醢之誅

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丨丨丨丨丨丨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

見上

築女懐清臺

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丨

幽居守節

漢書五行志魯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丨丨丨丨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丨丨丨丨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海曲呂

母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丨丨有丨丨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賖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漆室女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丨丨丨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

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

懐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明白之節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刦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

帷車以候讐家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懐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十餘年不能

得後遇於都亭剌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禄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行義桓嫠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縣邑有祀必膰焉

禮宗

後漢書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艸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

卓為相國丞其名聘以輧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丨丨云

陰字未成

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豊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

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懼有來者遂以布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絶時人傷焉

代道持夜應對不失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户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

魏書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兩｜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

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效死樓下 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於官前因自投｜｜

投梭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折其兩齒

發家僮令助戰貿環珮為軍資 晉書虞潭母孫氏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

率盡｜其｜｜｜隨潭｜｜｜其所服｜｜以｜｜｜

部曲先登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茂｜｜爲｜｜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踰城突圍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覆燭登梯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玄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徐｜｜｜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年旣盛美自厲氷霜南史垣閎傳劉

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閎又為九眞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歳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割髮毀面誓不更行

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懐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

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

得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敎迎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吽彪屍側宛轉

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吽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

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𧰼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哀哭慟絶｜｜｜｜陳文

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

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貞義衛婦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

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

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

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

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丨丨丨丨之閭

時比秦嘉妻 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

丨人丨之丨丨丨割左耳 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于没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丨丨丨丨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

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貞孝女宗 魏書

盧元禮妻李氏傳｜｜｜｜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于州里父卒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表門閭比曹娥 魏書

河東孝女姚氏傳河

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歳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丨其丨丨丨之丨丨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拳不可開

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丨丨丨丨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崇義夫人

唐書薛仁杲傳仁杲已敗其將旁仙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仙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緜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龎王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仙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丨丨丨丨

剔目示無它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丨一丨丨元齡明丨丨曾

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引刀斬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死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其｜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幷汙吾身即｜｜自｜其｜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旌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傳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丨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久而宛然如新或訶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丨丨丨哉

食魚辱我不忘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丨丨丨丨丨丨丨乃自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丨丨丨丨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没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馬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闕闕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三貞見上執手自灘下出酈道元水經注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丨員丨丨丨丨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投水不躍陶宗儀輟耕錄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嫗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丨丨死寇曰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丨丨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捽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

是

嚙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錄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丨指丨丨丨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陶宗儀輟耕錄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丨丨丨丨丨丨丨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